



重修政和經史證類

成部

用本草卷第一記西義

唐慎微續證類

史藥全書搜羅富羅德高編修

醫官編類聖經搜羅醫學巨冊具心忠奉

救校勘

序例上

韓保昇云其
直云本草者

藥有玉石草木蟲獸而
為證蓋中草類日取多也

嘉祐注兩注總叙

經說本草經補遺之所作而不經見漢書藝文志亦無錄其兩平
帝紀云元始五年與天下通知方術本草者在所為駕一封
輅傳遺詣示師樓護傳神護少誦醫經本草方術數十萬言
本草之名蓋見於此而英公李世勣無注引班固叙漢書內
外經云本草石之寒溫原疾病之深淺此乃論經方之語而
無本草之名惟梁七錄載神農本草三卷推以為始斯為失



矣或疑其間所載生出郡縣有後漢地名者以為以張仲景
華佗輩所為是又不然也淮南子云神農嘗百草之滋味一
日而七十毒由是醫方興焉蓋上世未著文字師學相傳謂
之本草兩漢以來名醫甚眾張機華佗輩始因古學附以新
說通為編述本草錄是見於經錄然舊經才三卷藥上三百
六十五種至梁陶隱居又進名醫別錄亦三百六十五種因
而注釋分為七卷唐顯慶中監門衛長史蘇恭又據其差謬
表請刊定乃命司空英國公李世勣等與恭參考得失又增
一百一十四種分門部類廣為二十卷世謂之唐本草國朝
開寶中兩詔醫工劉翰道士馬志等相與撰集又取醫家骨
用有效者一百二十三種而附益之仍命翰林學士盧多遜
李昉王祐卮蒙等重為刊定乃有詳定重定之目並鏤板摹

行由此醫者用藥遂知適從而偽蜀孟昶亦嘗命其學士韓
保昇等以唐本圖經參比為書稍或增廣世謂之蜀本草今
亦傳行是書自漢迄今甫十歲其間三經撰者所增藥六百
餘種收採彌廣可謂大備而知醫者猶以為傳行既久後來
講求浸多參校之所用頗亦漏略宜有纂錄以備願生殿
疾之用嘉祐二年八月有詔臣禹錫臣億臣頌臣洞等再加
校正世等亦既被命遂更研覈竊謂前世醫工原診用藥隨
效輒記遂至增之繁見諸書浩博難究雜更加刪定而去取
非一或本經已載而所述粗略或雖俗嘗用而大醫本聞嚮
非因事詳者則遺散多矣乃請因其疏摭更為補注應諸家
醫書藥譜所載物品功用並從採摭惟名近近僻類乎怪誕
則所不取自餘經之百家雜辨方謂之無益問或有參說藥

驗較然可據者亦應收載務使諸君必到諸意凡名本草者
非一家之說開寶重定本為正其分佈各經注雜標間以
朱墨並按考例不復整改凡補注並據諸書所說其意義與
舊文相合者則從刪削以避重複其舊已著見而意有未完
後言後言亦具存之款詳而易曉仍每條並以朱書其端云
臣等謹按某書云某事其別立條者則鮮於其末云是某書
凡所引書以唐蜀二本草為先他書則以所著先後為次第
凡書舊名本草者今所引用但者其所作人名曰某人惟唐
蜀本則曰唐本云蜀本云凡字朱墨之別所謂神農本草經者
以朱字名醫因神農舊條而有增補者以墨字間於朱字餘
兩增者皆別立條並以墨字凡陶隱居所進者謂之名醫別
錄並以其注附於末凡顯慶所增者亦注其末曰唐本先附

凡開寶所增者亦注其末曰今附凡今所增補舊經未有者
於逐條後開列云新補凡藥雖以中下三品今之新補難
於詳詳但以類附見如綠礬次於礬石山薑花次於豆蔻扶
移次於水楊之類是也凡藥有功用本經未見而舊注已曾
引據今之所增但涉相類更不立條並附本注之末曰續注
如地衣附於垣衣燕覆附於垣草馬藻附於海藻之類是也
凡舊注出於陶氏者曰陶隱居云出於顯慶者曰唐本注出
於開寶者曰今注其開寶考據傳聞者別曰今按今詳又按
皆以朱字別於其端凡藥名本經已見而功用未備今有所
益者亦附於本注之末凡藥有今世已嘗用而諸書未見無
所辨證者如葫蘆巴海帶之類則請從太醫衆論參議別立
為條曰新定舊藥九百八十一種新補八十二種附於注者

不預焉新定一十七種總新舊一十八十二條皆隨類附釋
推以十五凡則補注之意可見矣舊者開寶英公陶氏二序
皆有義例所不可去仍載於首篇云

新舊藥合一千八十二種

三百六十種神農本草經

百八十二種名醫別錄

百一十四種唐本先附

百三十三種今附

百九十四種有名未用

八十二種新補

十七種新定

本草圖經存

昔神農嘗百草之滋味以拯萬民之疾苦後世師祖由是本
草之學興焉漢魏以來名醫相繼傳其書者則有吳普李當
之藥錄陶隱居蘇恭等注解國初兩詔近臣總領上醫蕭集
諸家之說則有寶重定本草其言藥之良毒性之寒溫味
之甘苦可謂備且詳矣然而五方物生風氣異宜名類既多
屬實偽難別以虺牀當蘇蕪以薺老亂人參古今猶且患之况
今醫師所用皆出於市賈市賈所得蓋自山野之人隨時採
獲無復究其所從來以此為療欲其中病不亦遠乎昔唐永
徽中刪定本草之外復有圖經相輔而行圖以其真形色經
以釋其同異而明皇御製又有天寶單方藥圖皆所以愈物
真溫使人易知原診處方有所依據二書失傳且久散落殆
盡雖鴻都祕府亦無其本天寶方書但存一卷類例粗見本

末可尋宜乎聖君哲輔留意於蒐輯也先是詔命儒臣重校神農本草等凡八書光祿卿直祕閣臣禹錫尚書祠部郎中祕閣校理臣億太常博士集賢校理臣頌殿中丞臣檢先祿寺丞臣保衡相次被選仍領醫官秦宗古未有重筆編繹累年既而補注本草成書奏御又詔天下郡縣圖上所產藥本用永徽故事書命編述臣禹錫以謂考正群書資衆見則其功易就論著文字出異手則其體不一今天下所上繪事千名其解說物類皆據世醫之所聞見事有詳畧言多鄙俚向非專一整比繕飾以文則前後不倫披尋難曉乃以臣頌向嘗刻意此書於是建言奏請仰專撰述臣頌既被旨則哀集衆說類聚詮次有條目其間玉石金土之名草木蟲魚之別有一物而雜出諸郡者有同名而形類全別者則悉用古

今之說互相發明其莖梗之細大華實之榮落雖與舊說相戾並兼存之崖略不備則稍援舊注以足成文意注又不足乃更旁引經史及方書小說以條悉其本原若陸英為葫蘆花則據爾雅之訓以言之諸香本同則用嶺表錄異以證之之類是也生出郡縣則以本經為先今時所宜次之若菟絲生於朝鮮今則出於冤句奚獨生於以室今乃來自三蜀之類是也牧秣時月有不同者亦兩存其說若赤箭本經但著採根今乃并取莖苗之類是也生於外夷者則據今傳聞或用書傳所載若玉屑玉泉今人但云玉出於于闐不究所得之因乃用平居誨行程記為質之類是也藥有上中下品皆用本經為次第其性類相近而人未的識或出於遠方莫能形似者但於前條附之若澁䟽附於枸杞琥珀附於茯苓之

類是也又古方書所載簡而要者昔人已述其明驗今世亦常用之及今諸郡醫工所陳經效之藥皆并載其方用天寶之例也自餘書傳所無今醫又不能解則不敢以臆說淺見傳會其文故但闕而不錄又有今醫所用而舊經不載者並以類次系於末卷曰本經外類其間功用尤著與舊名附近者則次於逐條載之若通脫次於木通石蛇次於石蠟之類是也總二十卷目錄一卷撰次甫就將備親覽恭惟主上以至仁厚德幽養生類一物失所則為之惻然且謂札瘥薦臻四時代有救恤之惠無先醫術蚤成屢救近臣酬校岐黃內經重定鍼艾俞穴或範金揭石或鏤板照編憫南方蠱惑之妖於是作慶曆善救方以賜之思下民資用之闕於是作簡要濟衆方以示之今復廣藥譜之未備圖地產之所宜物色

萬殊指掌斯見將使合和者得十全之效飲餌者無未達之疑納斯民於壽康召和氣於穹壤太平之致茲有助焉臣學不該通職預編述仰奉宸旨深愧寡聞嘉祐六年九月日朝奉郎太常博士充集賢校理新差知潁州軍州兼管內勸農及管內開治溝洫河道事騎都尉借紫臣蘇頌謹上

開寶重定序

三墳之書神農預其一百藥既辯本草存其錄舊經三卷世所流傳名醫別錄互為編纂至梁正曰先生陶景乃以別錄參其本經朱墨雜書時謂明白而又考彼功用為之注釋列為七卷南國行馬速平有唐別加參校增藥餘八百味添注為二十一卷本經漏功則補之陶氏誤說則證之然而載歷年紀又踰四百朱字墨字無本得同舊注新注其文互闕非

聖主撫大同之運永無疆之休其何以改而正之哉乃命盡考傳誤刊為定本類例非允從而革焉至如筆頭灰兔毫也而在草部今移附兔頭骨之下半天河地漿皆水也亦在草部今移附土石類之間敗鼓皮移附於獸皮胡桐淚改從於木類紫鑛亦木也白玉石品而取焉伏翼實禽也由蟲魚部而移焉橘袖附於果實食鹽附於光鹽生薑乾薑同歸一說至於雞腸繁蔓陸英胡蘆以類相似從而附之仍採陳藏器拾遺李含光音義或討源於別本或傳效於醫家參而較之辯其藏否至如突屈白舊說灰類今是本根天麻根解似赤箭前今又全異去非取是特立新條自餘刊正不可悉數下採眾議定為印板乃以白字為神農所說墨字為醫所傳唐附今附各加顯注詳其解釋審其形性證謬誤而辯之者署

為今注考文記而述之者又為今按義考刊定理亦詳明今以新舊藥合九百八十三種并目錄二十一卷廣頒天下傳而行焉

唐本序

禮部郎中
孫志約撰

蓋聞天地之大德曰生運陰陽以播物含靈之所保曰命資亭育以盡年蟄穴棲巢感物之情蓋寡軒金探木逐欲之道方滋而五味或來時昧甘辛之節六氣斯診易德寒燥之宜中外交侵形神分戰飲食伺豐成腸胃之膏風濕候際構手足之灾機當作幾纏膚腠莫知救止漸固膏肓期於夭折暨炎暉紀物識藥石之功雲瑞名官窮診候之術草木咸得其性鬼神無所遁情刻麝刺犀驅洩邪惡飛丹煉石引納清和庶蒼生皆濟黔首功侔造化恩邁裁成日用不知于今是賴

以和彭緩騰絕軌於前李華張吳振英聲於後昔秦政煨燔
茲經不預永嘉喪亂斯道尚存梁陶景雅好攝生研精藥術
以為本草經者神農之所作不刊之書也惜其年代浸遠簡
編殘蠹與桐已衆記類或蟻駁與言撰緝勤成一家亦以瑣
琢經方潤色醫業然而時鍾鼎時聞見闕於殊方事非僉議
詮釋拘於獨學至如重建平之防已棄槐里之半夏秋採榆
仁冬收靈實謬梁米之黃白混荊子之牡薑重繁並安於雞腸
合由踈於烏尾防葵狼毒妄曰同根鉤吻黃精引為連類鈆
錫莫辨橙袖不分凡此比例蓋亦多矣自時厥後以迄于今
雖方技分鏤名醫繼軌更相祖述能釐正乃復採杜蘅於
及已求忍冬於絡石捨陟釐而取荊藤退飛廉而用馬薊吞
疑行妄曾無有覺疾察多殆良深慨其既而朝議郎行右監

門府長文騎都尉臣蘇恭據陶氏之珠遠辨俗用之純齋遂
表請修定深副聖懷乃詔大尉楊州都督監修國史上柱國
趙國公臣元忌太中六年行尚藥奉御臣許崇等二十二
人與蘇恭詳撰竊以動植形生因方外性春秋節變感氣殊
功離其本土則質同而效異珠於採摘乃物是而時非名實
既爽寒溫多謬用之凡庶其欺已甚施之君父逆莫大焉於
是上稟神規下詢衆議普頒天下營求藥物羽毛鱗介無遠
不臻根莖花實有名咸萃遂乃詳探祕要博綜方術本經雖
闕有驗必書別錄雖存無稽必正考其同異擇其去取鈆翰
昭章定群言之得失丹青綺煥備庶物之形容撰本草并圖
經目錄等凡成五十四卷臣禹錫等謹按蜀本草序作五十一
本草二十一卷目錄一卷藥圖二卷及唐公進本草表云
本及英公序二撰本草并圖經目錄等凡成五十三
卷又英公序二撰本草并圖經目錄等凡成五十三

三者合作五十三卷又據李含光本草音義云正經二十一卷
目錄一卷又別立圖一十五卷目錄一卷圖經七卷凡五十四
卷二說不度以網羅今古開條耳目盡醫方之妙極拯生
靈之性命傳萬祀而無昧懸百王而不朽

梁陶隱居序

隱居先生在乎茅山巖嶺之上以吐納餘暇頗遊意方技覽
本草藥性以為盡聖人之心故撰而論之舊說皆稱神農本
經余以為信然昔神農氏之王天下也畫八卦以通鬼神
情造耕種以省殺生之弊宣藥療疾以拯大傷之命此三道
者歷眾聖而滋彰文王孔子象象辭幽贊人天后稷伊尹
播厥百穀惠被群生岐黃彭扁振揚輔導恩流含氣並歲踰
三千民到于今賴之但軒轅以前文字未傳如六次指畫
象稼穡即事成迹至於藥性所主當以識識相因不爾何由

得聞至于桐雷乃著在於編簡此書應與素問同類但後人
多更修飾之爾余皇於焚醫方十樹不預故猶得全錄而遭
漢獻遷徙晉懷恭進文籍焚靡臣高錫等謹按唐本亦作四卷韓保昇又今
之所存有此四卷臣高錫等謹按唐本亦作四卷韓保昇又今
四卷臣高錫等謹按唐本亦作四卷韓保昇又今
又據今本經陶序後書云本經則按梁上錄云神農本草三卷
云序經性之源本論病名之形卷中云五石草下卷上品卷
下二蟲獸果米食二品即不云二卷外別有序錄明如桂
保昇所云又據本經正生是其本經所出郡縣乃後漢時制
疑仲景元化等所記又有桐君採藥錄說其花葉形色藥對
四卷論其佐使相須魏晉以來吳普臣高錫等謹按唐本注
子樸本李當之臣高錫等謹按唐本注
草一卷本李當之臣高錫等謹按唐本注
或五百九十五或四百四十一或二百一十九或二口口濕漆
冷熱并錯草石不分蟲獸無辨且所主治互有得失醫家不

能備見則識智有淺深合輒包綜諸經研括煩省以補農本
經三品合三百六十五為主又進名醫別品亦三百六十五
合七百二十種精蘊皆取無復遺落分副科條區畛醫物類
兼注詔時用土地所出及仙經道術所須并此序錄合為
七卷雖未足追踵前良蓋亦一家撰製吾去世之後可貽諸
知音爾

本草經卷上

序藥性之源本論病名之形診題記二錄詳覽施用

本草經卷中

五石三品

本草經卷下

蟲獸果菜米食二品百名未用三品

右三卷其中下二卷為合七百三十種各別有目錄並朱臺
雜書并子注今大書公為七卷塘外注漢書藝文志有黃帝
雜書并子注今大書公為七卷塘外注漢書藝文志有黃帝
草石之寒溫原疾神由一深淺乃非固論經方之無本
之名惟梁七錄有神由一深淺乃非固論經方之無本

卷序云三品濕燥冷熱外錯舉不一分蟲獸無辨豈使草木
同品錄獸共條彼既難圖繪其場今以序為一卷例為一
卷玉石三品為三卷草三品為六卷木三品為三卷禽獸為
一卷蟲魚為一卷果為一卷菜為一卷米穀為一卷有各未
用為一卷合二百八十一種別錄一百一十五種附一百
九十三種
有各未用

上藥一百

君主養命以應

大無毒多服久服不傷

中藥一百

老延生者本上經

為臣主養性以應人無毒有毒時取其宜

欲遏病補虛者本中經

下藥一百

五種為在吏主治病以應地多毒不可久服

欲除寒熱邪氣積聚食愈者本下經

二品合三百八十五種六日六十五度一度應一日成

一歲倍其數合七百二十五種也
臣錫華按本草例神而辰
以神書白名醫別錄以

香神農本草經藥三百六十種今此言德共數合七百一十
之書辨名醫別錄圖經本草等書皆以謂非此書乃後人附錄之文者乎以
一書辨名醫別錄圖經本草等書皆以謂非此書乃後人附錄之文者乎以
一書辨名醫別錄圖經本草等書皆以謂非此書乃後人附錄之文者乎以

方不論如此今按上品藥性亦皆能遺疾但其勢力和厚不
為倉卒之效然而歲月常服必獲大益病既愈矣命亦無申
天道仁育故云應天一百二十種者當謂寅卯辰巳之月法
萬物生榮時也

中品藥性療病之辭漸深輕身之說稍薄於服之者法惠當
速而延齡為緩人懷性情故云應人一百二十種者當謂午
未申酉之月法乃物成熟時也

下品藥性專主攻擊毒烈之氣傾損中和不可常服疾愈即
止地體收殺故云應地一百二十五種者當謂戌亥子丑之

月法萬物枯藏時也兼以閏之盈數加之凡合和之體不必
備用之目隨人患參而共行但君臣配隸依後所說若單服
之者所不論爾

藥有君臣佐使以相宣攝合和宜用一君二臣三佐五使又
曰一君三臣九佐使也

石本說如此今按用藥猶如立人之制若多君少臣多臣少
佐則氣力不周也而檢仙經世俗諸方亦不必皆爾大抵養
命之藥則多君養性之藥則多臣療病之藥則多佐猶像本
性所生而兼復斟酌詳用此者益當為善又恐上品君中復
各有貴賤譬如列國諸侯雖並得稱制而猶歸宗周臣佐之
中亦當如此所以門冬遠志別有君臣其草國老大黃將軍
明其優劣皆不同秩自非農岐之徒孰敢証正正應領略輕

重為其分劑也

有陰陽配合

臣禹錫等謹按蜀本注云凡天地萬物皆有陰陽大小各有色類尋究其理並有法象故

先引之類皆生於陽而屬於陰鱗介之類皆生於陰而屬於

所以空青法木故色青而主肝砂法火故色赤而主心

石法金故色白而主肺雌黃法土故色黃而主脾

皮為母厚朴為子之類是也

根經花實單石骨肉有單

者有相須者有相使者有相畏者有相惡者有相反者有

殺者凡此七情合和視之當用相須相使者良勿用相惡

反者若有害官制可用相畏相殺者不爾勿合用也

若本說如此今按其主療雖同而性理不和更以成患今檢

舊方川藥亦有相惡相友者服之乃不為害或能有制持之

猶如寇賈輔漢程周佐具大體既三不得以私情為害

爾恐不如不用人仙方甘草丸有法也辛從方玉石散用

括樓乾薑略舉大體如此其餘須看數十條別注在後坐夏

育毒用之必須生薑此是取其所以相制爾其相須相使

者不必同類猶如和羹調食魚肉慈蔥冬有所宜其相宣發

也

果有酸鹹其苦辛五味又有寒熱溫涼四氣及有毒無毒陰

實暴烈採時月生熟土性所宜為陳新並各有法

右本說如此又有分劑經兩輕重多少此須甄別若用得其

宜與病相會入口必愈身安壽延若冷熱乖表真假非類分

兩違舛湯丸失度當差反劇以至殞命醫者意也古之所謂良醫者蓋善以意量得其節也諺云俗無良醫枉死者半也

上者自致百病之本而然於神靈乎當風時濕反責從人於失覆皆疑人也夫慎事上者謂舉動之事必皆慎思若飲食恣情陰陽不節最為百病之本致使虛損內起風濕外侵所以共成其害如此者豈得關於神明乎惟當勤於藥術療理爾

若用毒藥療病先起如黍粟藥去即止不去倍之不去十之取去為度

右本說如此按今藥中單行一兩種有毒物只如巴豆甘遂之輩不可便令至劑爾如經所言一物一毒服一九如細麻二物一毒服二九如大麻三物一毒服三九如胡豆四物一毒服四九如小豆五物一毒服五九如大豆六物一毒服六丸如梧子從此至十皆如梧子以數為九而毒中又有輕重

且如狼毒鉤吻豈同附子芫花輩邪凡此之類皆須量宜

錫等謹按市本考云三毒服三九如小豆四物一毒服四九如大豆五物一毒服五九如大豆六物一毒服六丸如梧子從此至十皆如梧子以數為九而毒中又有輕重

瘧疾以熱藥瘧疾以寒藥飲以吐下藥鬼疰蠱毒以毒藥癰腫瘡疔以毒藥風濕以風藥各隨其所宜

右本說如此又按藥性一物兼主十餘病者取其偏長為本復應觀人之虛實補瀉男女老少苦樂榮悴鄉壤風俗並各不同褚澄療寒婦尼僧異乎妻妾此是達其性懷之所致也病在首膈以毒者先食後服藥病在心腹以下者先服藥而後食病在四肢血脉者宜空腹而在旦病在骨髓者宜飽滿而在夜

右本說如此按其非但藥性之多方其節適早晚復須條理

今方家所云先食後食蓋此義也又有須酒服者飲服者冷服者煖服者服湯則有疎有數煮湯則有生有熟各有法用並宜審詳爾

夫大病之主有中風傷寒寒熱溫瘧中惡霍亂大腹水腫腸辟下痢大小便不通貢逆上氣欬逆嘔吐黃疸消渴留飲癰食堅積癥瘕驚邪癰瘡鬼疰喉痺齒痛目翳目盲金瘡跌打折癰腫惡瘡痔瘻癰疽男子五勞七傷虛之羸瘦女子帶下崩中血閉陰蝕蟲蛇蠱毒所傷此大略宗兆其間變動枝葉各宜依端緒以取之

右本說如此按今藥之所主止說病之一名假令中風乃有數十種傷寒證候亦有二十餘條更復就中求其類例大體歸其始終以本性為根宗然後配合證以合藥爾病之變狀

不可一槩言之所以醫方十卷猶未盡其理春秋已前及和緩之書已幾闕而道經載命書數法其用藥猶是本草家意至漢淳于意及華佗等方今時有存者亦皆條理藥性惟張仲景一部最為無方之祖又意依本草但其善診脈明氣候以意消息之平兩至於別勝刻臆剖骨鑽筋之法乃別術所得非神農家事自漢代已來有張苗宮泰劉德史賈新邵植泉李守豫等一八也醫固其貴勝阮德如張茂先輩逸民皇甫士安及江左葛洪等其謨商仲道諸名人等並研精藥術家有羊所元徽胡洽秦承祖齊有尚書褚澄徐文伯嗣伯群從兄弟弟療病亦十愈其八九此諸人各有所撰用方觀其指趣莫非本草者或時用別藥亦循其性度非相踰越茫茫方百餘卷及葛洪以後其中有細碎單行經用者或田舍試驗之

法或殊或異或識之術如糖皮散血起自有人牽牛逐水近出
聖老麴石前羅乃是下野之藥路邊地菘而為金瘡所救此
蓋天地間物莫不為天地間用觸遇則會非其主對矣顏光
祿亦云詮三品藥性以本草為主道經仙方服食斷穀延年
却老乃至飛丹鍊石之奇靈騰羽化之妙莫不以藥道為先
用藥之理一曰同本原但制御之途小異世法猶如梁肉主於
濟命垂惠禽獸皆共仰資其為主理即同其為性靈則異爾
大畧所用不多遠至二十餘物或單行數種便致六益是其
服食歲月深積即本草所云久服之效不如俗人微覺便止
故能臻其所極以致救世豈但究體愈疾而已哉今庸醫處
療皆耻看本草或倚於舊方或聞人傳說或遇其所憶便攪
筆跡之俄然載而以此表奇其良惡相反故自寡昧而藥類

違僻分兩參差亦不以為疑脫或偶爾值差則自信方驗若
旬月去疹則豆病源深結而不反求諸已詳思得失虛構聲
稱多如金帛非世中在顯宜言固將居幽貽譏矣其五經四部
軍國禮服若許用非越禮猶可矣止於事跡非宜爾至於湯
藥一物有誘便性命及之棄之君百金之長何不深思戒
慎邪昔許太子侍藥不嘗招執君之惡季孫饋藥仲尼有未
達之辭知其藥性之不可輕信也晉時有一才人欲判正周
易及諸藥方先與祖訥共論祖云辯釋經典縱有異同不足
以傷風教至於湯藥小小不達便致壽夭所由則後人受弊
不少何可輕以裁斷祖之此言可謂誠足為龜鏡矣按論
語云人而無恒不可以作巫醫明此二法不可以權飾妄造
所以醫不三世不服其藥九折臂者乃成良醫蓋謂學功須

深故也復患今之承藉者多恃術名價亦不能精心研習實為可惜虛傳聲美聞風競往自有新學該明而名稱未播貴勝以為始習多不信因委命虛名諒可惜也京邑諸人皆尚聲譽不取實事余祖世已來務御諱方藥本有茫茫方一部斟酌詳用多獲其效內護家門傍及親族其有虛心告請者不限貴賤皆摩踵救之凡所救活數百千人自余投纓宅嶺猶不忘此日夜翫味常覺欣欣今亦撰方三卷并效驗方五卷又補葛氏肘後方二卷若欲承嗣善業令諸子姪不敢失墜可以輔身濟物者也

今按諸藥採造之法既並用見成非能自採不復具論其事惟合藥須解節度例之如左

按諸藥所生皆的有境不秦漢已前當言列國今郡縣之名

後人所改爾江東已來小小雜藥多出近道氣力性理不及本邦假令劑益不通則全用歷陽當歸錢塘三建豈得相似所以療病不及往人亦當緣此故也蜀藥及此藥雖有去來亦非復精者且市人不解藥性惟問形飾上藥人多世不復售是陰細辛棄之如芥且各隨俗相競不能多備諸藥故往在遺漏今之所存二百許種爾眾醫者都不識藥性聽而入市人又不講究皆交採送之家採送之家傳習造作真偽好惡並皆莫測所以鍾乳醋煮令白細辛水漬使真黃者家藥為甜當歸酒酒取潤蝶蛸膠著桑枝蜈蚣朱足令赤諸有此等皆非事實俗用既久轉以成法非復可改不如之何又依方分藥不量剝除只如遠志牡丹纔不收半地黃門冬三分耗一元去皮除心之屬分兩皆不復相應病家惟依此用不知

更秤取是又王公貴勝合藥之日悉付群丁其中好藥貴石
無不竊換乃有紫石英丹砂吞出洗取一片動經十數週實
諸有此例巧偽百端雖復監檢終不能覺以此療病固難即
效如斯豈是藥家之盈虛不得外醫人之淺拙也

凡採藥時月比皆是建寅歲首則從漢人初後所記也其取物
多以二月八月採者謂春初津潤始萌未衝枝葉勢力溥濃
故也至秋枝葉乾枯津潤歸流於下今即事驗之春宜宜早
秋宜宜晚華實益葉乃各隨其成熟爾歲月亦有早晏不必
都依本文也經說陰乾者謂就六甲陰中乾之又依遁甲法
甲子旬陰中在癸酉以藥著酉地也其謂不必念正是不露
日暴於陰影處乾之爾所以亦有云蒸乾故也若幸可兩用
尤當為善今按本草採藥陰乾者皆以忠至如鹿茸經鋪陰
乾者亦兩令壞今以乾易付且良藥亦限苗舖之

皆謂九月巳前採者悉宜日古種性有餘而無名之則
乾十月巳後採者陰乾乃好古種性有餘而無名之則
以十黍為一銖六銖為一分四分成一兩十六兩為一斤雖

有子穀和黍之制從來均之已矣正爾依此用之與醫本

又云但古秤皆複今南秤是也晉秤始後漢末已分斤
為二斤一兩為一兩耳金銀絲綿並與藥同無輕重矣古方
唯仲景而巳漢今秤若用古秤作湯今方家所云等分者
則水為珠少故知非復舊意用今秤耳

非分兩之分謂諸藥斤兩多少皆同爾先視病之大小輕重
所須乃以意裁之凡此之類皆是丸散丸散竟依節度用之

湯酒之中無等分也

凡散藥有云刀圭者有寸分方寸匕之一唯如梧桐子大也方
寸匕者作已正方一寸散取不落為度錢五匕者今五銖

錢邊五字者以抄之亦令不致為度一撮者四刀圭也十撮
為一勺十勺為一合以藥并分之二者謂藥有虛弱以輕重不得

用斤兩則以升平之藥升方作上徑一寸下徑六分深八分
肉散藥勿按抑之正爾微動令平調爾今人分藥不復用此
凡丸藥有云如細麻者即胡麻也不必扁扁但令較略大小
相稱爾如黍粟亦然以十六黍為一大豆也如大麻子者准
三細麻也如胡豆者即今青斑豆是也以二大麻子准之如
小豆者今赤小豆也粒有大小以三大麻子准之如大豆者
以二小豆准之如梧子者以二大豆准之一方寸已散蜜和
得如梧子准十九為度如彈丸及雞子黃者以十梧子准之
唐本草注云方寸匕散為丸如梧子得十六丸如彈丸一
枚若雞子黃者准四十九丸今彈丸同雞子黃此其不等

凡湯酒膏藥桂白方皆云方改咀子與者謂秤畢擣之如大

豆又使吹去細末此於事殊不允當藥有身碎難碎多末少
末秤兩則不復均平今皆細切之較略令如吹咀者乃得無

末而又片粒謂也也謂不許生情而

上文細切之義非商量也

凡丸散藥亦先切細暴燥乃擣之有各擣者有合擣者並隨

方所言其潤濕藥如天門冬乾地黄輩皆先切暴獨擣令偏

碎更出細淨暴乾若逢陰雨亦以微火烘工之既燥必停

冷乃擣之

凡濕藥燥皆大耗當先增分兩須得骨乃秤之為正其湯酒

中不須如此也

凡節丸藥用重蜜絹今細於蜜丸易熟若節散草藥用輕疎

絹於酒中照即不認其石藥亦用細絹篩令如丸者

凡節丸散藥畢宜更合於白中以杵擣之數百過視其色理

和同為佳也

凡湯酒膏中用諸石皆細搗之如粟米亦可以葛布篩令調
並以新綿別裹內中其雄黃朱砂輩細末如粉

凡煮湯欲微火令小沸其水數依方多少大略二十兩藥用
水一斗煮取四升以此為淮然則利湯欲生少水而多取汁
補湯欲熟多水而以取汁好詳視之不得令水多少用新布
兩人以尺木絞之澄去逆蠟蠟濁紙覆令密溫湯勿令鐵器
中有水氣於熱湯上者火令煖亦好服湯寧令小沸熱湯下冷
則嘔湧

凡云分再服三服者要令勢力相及并視人之強羸病之輕
重以為進退增減之不必悉依方說也

凡清藥酒或須細切生絹袋盛之乃入酒密封隨寒暑日數
視其濃烈便可漉出又待至酒盡也滓可暴燥微搗更清

飲之亦可散服

凡建中腎瀝諸補湯澤合兩劑加水煮竭飲之亦敵一劑新
藥貧人可當依此用皆應先暴令燥

凡合膏初以苦酒漬令渣浹不用汁密覆勿洩云昨祖對

時者周時也從今日至明日亦有一宿者煮膏當三上三

下以洩其熱熱令藥味得出上之使布而沸乃下之使沸靜

良又乃止寧飲小小生其中有雜白者以兩頭微焦黃為候

有白並附子者亦令小黃色為度猪肪皆勿令經水臘月者

彌佳絞膏亦以新布絞之若是可服之膏膏澤亦可酒煮飲

之可摩之膏膏澤則宜以傳病上此蓋欲無盡其藥力故也

凡膏中有雄黃朱砂輩研別搗細研如麩須絞膏畢乃投中

以物疾攪至于凝強勿使沉聚在下不調也有水銀者於凝

膏中研令消散胡粉亦爾

凡湯酒中用大黃不須細剉作湯者先以水浸令淹沒密覆一宿明日煮湯臨熟乃內湯中又煮兩三沸便絞出則勢力猛易得快利丸散中用大黃皆蒸之今不須爾

凡湯中用麻黃皆先別煮兩三沸掠去其沫更益水如本數乃內餘藥不爾令人煩麻黃皆折去節令理通寸剉之小草瞿麥五分剉之細辛白前三分剉之丸散膏中則細剉也

凡湯中用完物皆擘破乾棗梔子括樓之類是也用細核物亦打破山茱萸五味子蕤核決明子之類是也細花子物正爾完用之旋復花菊花地膚子葵子之類是也米麥豆輩亦完用之諸蟲先微炙之惟蝶蛸當破炙之生薑射干皆薄切之芒消飴糖阿膠皆須然湯單內汁中更上火兩三沸烩

盡乃服之

凡用麥門冬皆微潤抽去心杏仁大起仁湯柔澁去皮巴豆打破剉去皮刮去心不爾令人悶石脂刮去毛辛夷去毛及心鬼箭削取羽皮藜蘆則取根微炙枳實去其瓢亦炙之椒去實於鐺中微熬令汗出則有勢力礬石於瓦上若鐵物中熬令沸汁盡即止礬石皆以黃土泥包使燥燒之半日令熟而解散犀角羚羊角皆鋸刮作屑諸齒骨並炙搗碎之皂莢去皮子炙之

凡湯并丸散用天雄附子烏頭烏喙側子皆塘灰中炮令微折削去黑皮乃秤之惟薑附湯及膏酒中生用亦削皮乃秤之直理破作七八片隨其大小但能除外黑尖處令盡

凡湯酒丸散膏中用半夏皆且完用熱湯洗去上滑以手接

之皮釋隨剥去更復易湯洗令滑盡不爾戟人咽喉舊方云
二十許過今六士過便是亦可煮之一兩沸一易水如此三
四過仍按洗畢便暴乾隨其大小破為細片乃秤之以入

若膏酒丸散皆須暴燥乃秤之
凡丸散用阿膠皆先炙使通體沸起燥乃可擣有不沸處更
灸之

凡丸中用蠟皆烱投少蜜中攪調以和藥若用熟艾先細劈
合諸藥擣令散不可篩者別擣內散中和之

凡用蜜皆先火煎掠去其沫令色微黃則丸經久不壞掠之
多少隨蜜精麤

凡丸散用巴豆去皮心膜杏仁飛仁葶藶明麻諸有膏賦藥
者先熬黃赤別擣令如膏者擣莫切

稍稍下臼中合研擣令泚散仍復都以輕踈絹篩度之須盡
又內臼中依法擣數百杵也湯膏中用亦有熬之者雖生並
擣破之

凡用桂心厚朴杜仲秦皮木蘭之輩皆削去上虛軟甲錯處
取裏有味者秤之茯苓猪苓削除黑皮牡丹巴戟天遠志野
葛等皆搥破去心紫苑洗去土皆畢乃秤之薤白葱白除青
令盡莽草石南茵羊澤蘭皆剔取葉及嫩莖去大枝鬼臼黃
連皆除根毛蜀椒去閉口者及目熬之

凡狼毒枳實橘皮半夏麻黃六味皆欲得陳久者良其餘
須精新也

凡方云巴豆若干枚者粒有大小當先去心皮乃秤之以一
分准十六枚附子烏頭若干枚者去皮畢以半兩准一枚枳

實者若干枚者去穰畢以一分准二枚橘皮一分准三枚棗有
大小三枚准一兩云乾薑一累者以重一兩為正
凡方云半夏一升者洗畢秤五兩為正蜀椒一升者三兩為
正吳茱萸一升者五兩為正菟絲子一升九兩為正菴藷子
一升四兩為正蛇牀子一升三兩半為正地膚子一升四兩
為正此其不同也云某子一升者其子各有虛實輕重不可
通以秤准昔取半升為正
凡方云用桂一尺者削去皮畢重半兩為正甘草一尺者重
二兩為正云某草一束者以重三兩為正云一把者重二兩
為正云蜜一斤者有七合豬膏一斤者有一升二合也

右合藥分劑料理法則

臣禹錫等謹按徐之才藥對孫思邈千金方陳藏

諸本草拾遺序例如後

夫衆病積而成起於虛也虛生百病積者五臟之所積聚者
六腑之所積聚也如斯等疾多因舊病不假增損虛而勞者其弊
萬端百毒之病皆由之昔古之善為醫者皆自探藥審其體性所
主取其時宜早以藥製未成晚則成勢已欺今之為醫
不自探藥而不知委節氣早晚又不知冷熱消息分兩多少徒
有瘳病之功而無心愈之效此實深憾聊復審其冷熱記增
損之宜爾也
虛而不安亦加人參虛而多夢紛紜加龍骨虛而多熱加地
黃牡蠣地膚子甘草虛而冷加當歸苦藟乾薑虛而損加鍾
乳棘刺菴藷巴戟天虛而大熱加黃芩天門冬虛而多忘加
茯苓遠志虛而驚悸不安加龍齒山參紫石英小菴若冷則

用紫石英小豆若客熱即用山參龍齒不冷不熱皆用之虛而口乾加麥門冬知母虛而吸吸加胡麻覆盆子酒子仁虛而多氣蒸微加五味子大棗虛而身強腰中不利加磁石杜仲虛而多冷加桂心吳茱萸附子烏頭虛而勞小便赤加黃芩黃連而多熱加地骨皮白水黃耆地白木虛而冷用龍西黃者虛而寒加氣用生薑半夏枳實虛而小腸利加桑螵蛸龍骨雞睡龍骨虛而小腸不利加茯苓澤瀉虛而損弱白加厚朴諸藥無一一而用之但據體性以冷熱的相主對聊叙增損之一一一一者宜准此

凡諸藥子二或去心尖及雙仁者仍切之

凡烏梅皆入法八也散熬之大棗學去核

凡用麥蘖大且諸卷澤蘭蕪荑蠶乾漆蜂房皆微炒

凡湯中用麝香犀角鹿角羚羊角牛黃落油黃丹砂須熟末如粉臨服內湯中攪令調和服之

凡茯苓芍藥補藥須白者瀉藥惟赤者

凡石蟹皆以槌極打令碎乃入白不爾擣不可熟牛膝石斛等入湯酒拍碎用之

凡菟絲子煖湯淘汰去沙土乾漉暖酒漬經一宿漉出暴微白擣之不盡者更以酒漬經三五日乃出更曬微乾擣之須更悉盡極易碎凡斑猫等諸蟲皆去足翅微熬用牡蠣熬令黃

凡諸湯用酒者皆臨熟下之

凡用銀屑以水銀和成泥

凡用鍾乳等諸石以玉槌水研三日三夜漂鍊務令極細諸

藥有宣通補洩輕重澀滑燥濕此十種者是藥之大體而本經都不言之後人亦所未述遂令調合湯丸有味於此者至如宣可去壅即薑橘之屬是也通可去滯即通草防己之屬是也補可去弱即人參羊肉之屬是也洩可去閉即葶藶大黃之屬是也輕可去實即麻黃芍根之屬是也重可去怯即磁石鐵粉之屬是也澀可去脫即牡蠣龍骨之屬是也滑可去著即冬葵榆皮之屬是也燥可去濕即桑白皮赤小豆之屬是也濕可去枯即紫石英白石英之屬是也只如此體皆有所屬凡用藥者審而詳之則靡所遺失矣

凡五方之氣俱能損人人生其中即隨氣受疾雖習成其性亦各有所資乃天生萬物以與人亦人窮急以致物今嶺南多毒足解毒藥之物即金蛇白藥之屬是也江湖多氣足破

氣之物即薑橘吳茱萸之屬是也寒溫不節足療溫之藥即柴胡麻黃之屬是也涼氣多風足理風之藥即防風獨活之屬是也濕氣多痺足主痺之物即魚鼈螺蛳之屬是也陰氣多血是主血之物即地錦石血之屬是也嶺氣多瘴足主瘴之物即常山益母倍醋之屬是也石氣多毒足主毒之物即犀角麝香麝羊角之屬是也水氣多痢足主痢之物即黃連黃蘗之屬是也野氣多蟲足主蟲之物即葶藶荷菖根之屬是也沙氣多狐及主短狐之物即鷓鴣鷓鴣之屬是也六甲各如此各隨所生中央氣交兼有諸病故醫人之療亦隨方之能若易地而居即致乖舛矣故古方或多補養或宣通或洩或衆味或單行補養即去風導洩即去氣衆味則貴要選行以資下豈前賢之備有所好或後用不遂其宜耳

本草拾遺唐開元中京北府三原縣尉陳藏器撰以神農本草經雖有陶蘇補集之說然遺逸尚多故別為序

一卷拾遺六卷辨論三卷
總曰本草拾遺共十卷

四聲本草唐蘭陵處士蕭炳撰取本草藥名每上二字以四聲相從以便討閱凡五卷前進士王收撰序

刪繁本草唐潤州醫轉士廉節度隨軍楊損之撰以本草諸書所載藥類頗繁難於看檢刪去其不急并有名未用之類為五卷不著年代疑開元後人

本草性事類京兆醫工社善方撰不詳何代人以本草藥名隨類解釋刪去重複又附以諸藥制使畏惡藥毒相反相宜者為一卷

南海藥譜不著撰人名氏雅記南方藥所產郡縣及寮疾之驗頗無倫次似唐本人所作凡二卷

食性本草偽唐陪戎副尉劔州醫學助教陳士良撰以古醫食醫之官因食養以治百病故取神農本草經洎陶隱居蘇恭孟洗陳藏器諸藥關於飲食者類之附以已載食醫之方及五時調養臟腑之術集賢殿學士徐錯

為之序

日華子諸家本草國初開寶中明人撰不著姓氏但云日華子大明序集諸家本草近世所用藥名以

寒溫性味華實中歌為類其言近用功狀且悉凡二十卷

林樞密重廣本草圖經序

良醫之不能以無藥愈疾猶良將不能以無兵勝敵也兵之

形易見善用者能以其所殺者生人藥之性難窮不善用

者返以其所以生者殺人可畏哉寒熱溫涼辛甘緩急品

類萬殊非一日而七十毒者熟識辨之彼玉函金匱肘後囊

中千金之所傳以意之所秘其為力不知其幾何由及言之

則非獨察脉用方之為難而辨藥最其難者金石之珍草木

之恠飛潛動植之廣且眾也風氣不同南北不通或非中國

之所有或人力之所不可到乃欲真偽無逃於指掌之間則

本草圖經二者何可須臾離也世所傳曰神農氏本草三卷梁陶隱居離以為七唐蘇恭本草勳之徒又附益為二十卷別

圖藥形以為經其書略備矣開寶中太祖皇帝命虞夏孫等
考驗得失增補尤多號為開寶本草仁宗皇帝嘉祐初又使
劉禹錫林億蘇頌張洞為之補注因唐圖經別為繪畫後增
藥至千有餘種於是收拾遺逸訂正訛謬刊布有司布之天
下其為壽養生之術無一不具然世之醫者習故守陋妄
意空費操數湯劑立而數中自謂足以應無窮之病詰其論
說則漠然不知韻本草與圖經殆虛文耳况偏州下邑雖有
願見者何所集之閣中陳氏子承少好學尤喜於醫該通諸
家之說嘗忠一書傳者不博而學者不兼有也乃合為一又
附以古今論說與已所見聞列為二十三卷名曰重廣補注
神農本草并圖經書著其說圖見其形一啓秩而弗得之不
待至乎殊方絕域山巔水涯而品類萬殊者森在目前譬若

談輿地者觀於職方圖戰其者之入武庫也承之先世為將
相歐陽子所謂四世三公百承其會孫少孤奉其母江淮間
閉門蔬食以為養君子禮具孝間有奇疾眾醫聘治不知所
出承徐察其脉曰當投其劑某刻良愈無不然者然則承之
學雖出於圖書而精識超絕茲一書又安能域之哉鬼更區
岐伯遠矣吾不得而知也其視秦越人溥于倉公華佗輩為
何如識者當能知之元祐七年四月朔五朝請太夫人天章
閣待制知杭州軍州事兼管內勸農事充兩浙西路兵馬鈐
轄兼提舉本路兵馬巡檢公事上輕車都尉賜紫金魚袋長
樂材希序

雷公炮炙論序

若夫世人使藥豈知自有君臣既辯君臣寧分相制祇如按

細研神錦於柳木甌中蒸上日子以知瘡所在口點陰膠
木蜜丸服頰貌可知幼女之容色也
即是甌中氣垢以許於口中即知瘡
腑所起直徹至佳處知痛足可醫也
肌浮酒服口瘡舌拆立愈黃蘇口瘡舌拆以根黃塗腦痛欲
甘皮立愈
亡鼻投硝末頭痛者以硝石作心痛欲死速覓延胡以延胡
酒服之如斯百種是藥之功其未遇明時謬看醫理雖尋聖
法難可窮微略陳藥餌之功能豈溺仙人之要術其制藥炮
熬煮炙不能記年月哉欲審元由須看海集某不量短見直
錄炮熬煮炙列藥制方分為上中下三卷有三百件名具陳
于後

凡方云丸如細麻子許者取重四兩鯉魚目比之

云如大麻子許者取重六兩鯉魚目比之

云如小豆許者取重八兩鯉魚目比之

云如大豆許者取重十兩鯉魚目比之

云如兔薺俗云兔許者取重十二兩鯉魚目比之

云如梧桐子許者取重十四兩鯉魚目比之

云如彈子許者取重十六兩鯉魚目比之

一十五箇白珠為准是一彈丸也

凡方中云以水一鎰至二鎰至十鎰者每鎰秤之重十二兩為度

凡云一兩一分一銖者正用今絲綿秤也勿得將四銖為一分有誤必所損兼傷藥力也

凡云散只作散丸只作丸或酒煮或用醋或乳煎一如法則

凡方煉蜜每一斤祇煉得十二兩半或一分是數若火少

若火過並用不得也

凡膏煎中用脂先須煉去革膜了方可用也

凡修事諸藥物等一一並須專心勿令交雜或先熬後煮或先煮後熬不得改移一依法則也

凡修合丸藥用蜜祇用蜜用錫止用錫用糖祇用糖勿交雜用必宜瀉人也

重修政和經史證類備用本草卷第一

新添本草衍義序

通直郎添差充收買藥材所辯驗藥材寇宗奭編撰
序例上

衍義總序

天地以生成為德有生所甚重者身也身以安樂為本安樂所可致者以保養為本世之人必本其本則本必固本既固疾病何由而生天橫何由而至此攝生之道無逮於此夫草木無知猶假灌溉矧人為萬物之靈豈不資以保養然保養之義其理萬計約而言之其術有二一養神二惜氣三隄疾忘情去智恬澹虛無離事全真內外無寄如是則神不內耗境不外惑真一不雜則神自寧寧矣此養神也抱一元之本根固歸稜之真氣三焦定位六賊忘形識界既空大同斯契則

氣自定矣此惜氣也飲食適時温涼合度出處無犯於八邪寤寐不可以勉強則身自安美此隄疾也三者甚易行然人自以謂難行而不肯行如此雖有長生之法入宰專尚遂至永謝是以疾病交攻天和頓失聖人憫之故假以保救之術輔以蠲痼之藥俾有識無識咸臻壽域所以 國家編撰聖惠校正素問重定本草別為圖經至于張仲景傷寒論及千金金匱外其之類粲然列於書府今復考拾天下醫生補以名職分隸曹屬普救世人之疾苦茲蓋全聖至德之君合天地之至仁接物厚生大賚天下故野無遺逸之藥世無不識之病然本草二部其間撰著之人或執用已私失於商較致使學者檢據之間不得無惑今則併考諸家之說參之實事有未盡厥理者衍之以臻其理如東壁上倒流木冬大之類隱避不斷者

伸之以見其情

如水自菊下過而水香

文簡誤脫者證之以

明其義

如五泉石

諱避而易名者原之以存其名

如山藥避

唐避代

使是非歸一

治療有源檢用之際曉然無惑是以搜

求訪緝者十有餘年採拾殺善膈療疾苦和合收蓄之功率皆周盡矧疾為聖人所謹無常不可以為醫貴容易言哉宗

奭常謂疾病所可憑者醫也醫可據者方也方可恃者藥也苟知病之虛實方之可否若不能達藥性之良毒辨方宜之

早晚真偽相亂新陳相錯則曷由去道人陳宿之蠱唐言立

太常丞善醫術有道人心腹憑煩彌二歲診曰腹有蠱誤食

愈生張果辨潔之齒唐張果召見元宗謂高力士曰吾聞

果三進類然日不佳酒乃寢頃視齒焦縮頰左右與蠱如意

神此書之意於是乎作今則編次成書謹依二經類例分門

條析仍衍序例為三卷內有名未用及意義已盡者更不編入其神農本經名醫別錄唐本先附今附新補新定之目錄本經已著目錄內更不聲說依舊作二十卷及目錄一卷目之曰本草衍義若博愛衛生之士志意或同則更為詮脩以稱

聖朝好生之德時政和六年丙申歲記

本草之名自黃帝岐伯始其補註總叙言舊說本草經者神農之所作而不經乎帝紀元始五年舉天下通知本草者所在輒傳遺詣京師此但見本草之名終不能斷自何代而作又樓護傳稱護少誦醫經本草方術數十萬言本草之名蓋見於此是尤不然也世本曰神農嘗百草以和藥濟人然亦不著本草之名以未臻厥理嘗讀帝王世紀曰黃帝使

岐伯嘗味草木定本

經世醫方以療眾疾則知本草之名

自黃帝岐伯始其誰

予之言神農嘗百草之滋味一日七

十毒亦無本草之說

如此書乃上古聖賢真生知之智故

能辯天下品物之性

合世八疾病之故且後之賢者之士

從而和之者又

增補本草至一千八百一十二名補注本草稱一

其一種有分兩用者有二三種者

可謂大備然其間佐說不盡或

捨理別趣者往往

於必當田非是以發

明聖賢之音聲與有

於關

夫天地既判生萬物者惟五氣爾五氣定位則五味生五味

生則千變萬化不可窮已故曰生物者氣也成之者味

也以奇生則成而謂以耦生則成而奇寒陰氣散故其味可用

以火熱氣聚故其味可用以堅風氣散故其味可用以收燥

氣收故其味可用以散土者冲氣之所生冲氣則無所不和故其味可用以緩風故則吐故苦可以養氣酸可以養骨筋散則不凝辛可以養筋肉緩則不凝酸可以養肉堅之而後可以入收之而後可以散欲緩則用甘不欲則用用之不可太過太過亦病矣古之養生治疾者必先通乎此不通乎此而能已人之疾者蓋寡矣

天安樂之道在能保養者得之况招來和氣之藥以收決之藥多不可不察也是知人之生須假保養無犯和氣以資生命絕失將護便致病生苟或處治乖方旋見顛越防患須在閑日故曰安不忘危存不忘亡此聖人之預戒也攝養之道莫若守中守中則無過與不及之害經曰春秋冬

夏四時陰陽生病起於過用蓋不適其性而強云為過強處即病生五臟受氣蓋有常分用之過耗是以病生善養生者既無過耗之弊又能保守真元何患乎外邪乎中也故善服藥不若善保養不善保養不若善服藥世有不善保養又不善服藥倉卒病生而歸咎於神天噫是亦未嘗思也可不慎歟

夫未聞道者放逸其心迷於生樂以精神徇智巧以憂畏徇得失以勞苦徇禮節以身世徇財利四徇不置心為之疾矣極力勞形躁暴氣逆當風縱酒食嗜辛鹹肝為之病矣飲食生冷溫涼失度久坐久卧大飽大饑脾為之病矣呼吸過常辯爭陪答冒犯寒喧恣食鹹苦肺為之病矣久坐濕地強力入水縱慾勞形三田漏溢腎為之病矣五病既作故未老而

羸未羸而病病至則重重則必斃嗚呼是皆弗思而自取之也衛生之士須謹此五者可致終身無苦經曰不治已病治未病正為此矣

夫善養生者養內不善養生者養外養外者實氣以充快悅澤貪欲恣情為務殊不知外實則內虛也善養內者實內使臟腑安和三焦各守其位飲食常適其宜故莊周曰人之可畏者社席飲食之間而不知為之戒者過也若能常如是畏謹疾病何緣而起壽考焉得不長賢者造形而恆愚者臨病不知誠可畏也

夫柔情難縮而不斷不可不以智慧心決也故情縮不可不遠斯言至近易其事至難行蓋人之知慧淺陋不能勝其貪欲也故佛書曰諸苦所因貪欲為本夫欲貪欲何所依止是知

貪欲不滅苦亦不滅欲滅苦亦滅聖人言近而指遠不可不思不可不懼善攝生者不勞神不苦形神形既安禍福何由而致也

夫人之生以氣血為本人之病未有不先傷其氣血者世有童男室女積想在心思慮過當多致勞損勇則神色先散女則月水先閉何以致然蓋愁憂思慮則傷心心傷則血逆竭血逆竭故神色先散而月水先閉也火既受病不能榮養其子故不嗜食脾既虛則金氣虧故發嗽嗽既作水氣絕故四肢乾木氣不充故多怒鬢髮焦筋痿候五臟傳遍故卒不能死然終死矣此一種於諸勞者最為難治蓋病起於五臟之中無有已期藥力不可及也若或自能改易心志用藥扶接如此則可得九死一生舉此為例其餘諸勞可按脈與證而

治之

夫治病有八要八要不審病不能去非病不去無可去之術

也故須審辨八要庶不違誤其一曰虛五虛是也脈細皮寒

前後飲食不二曰實五實是也脈盛皮熱

臟腑受其積冷是也四曰熱臟腑受其積熱是也五曰邪非

臟腑正病也六曰正非外邪所中也七曰內病不在外也八

曰外病不在內也既先審此八要參之六脉審度所起之源

繼以望聞問切加諸病者豈有不可治之疾也夫不可治者

有六失失於不審失於不信失於過時失於不擇醫失於不

識病失於不知藥六失之中有一於此即為難治非止醫家

之罪亦病家之罪也矧又醫不慈仁病者猜鄙二理交馳於

病何益由是言之醫者不可不慈仁不慈仁則招禍病者不

可猜鄙猜鄙則招禍惟賢者洞達物情各就安樂亦治病之

說耳

合藥分劑料理法則申言凡方云用桂一尺者削去皮畢重

半兩為正既言廣而不言狹如何更以半兩為正且桂即皮

也若言削去皮畢即是全無桂也今定長一尺闊一寸削去

皮上強虛無味者約為半兩然終不見當日用桂一尺之本

意亦前人之失也

序例藥有酸醜甘苦辛五味寒熱溫涼四氣今詳之凡稱氣

者即是香臭之氣其寒熱溫涼則是藥之性且如鴉條中云

白鵝脂性冷不可言其氣冷也况自有藥性論其四氣則是

香臭臊腥豈不可以寒熱溫涼配之如蒜阿魏鮑魚汗藪則其氣臭雞魚鴨蛇則其氣腥腎狐狸白馬並程近隱處人中

白則其氣勝沈檀龍麝則其氣香如此則方可以氣言之其
序例中氣字恐後世誤書當改為性字則於義方也

今人用巴豆苦去油訖生用必為小經言生溫熱寒故欲
避寒而即溫也不知寒不足避當避火火毒短本經全無去

油之說故陶隱居云蒸令黃黑然亦入過矣日華子云炒不
如去心腹煮五度換水各煮一沸為佳其杏仁桃仁葶藶胡

麻亦不須熬至黑但慢火炒令赤黃色斯可矣

凡服藥多少雖有所說一物一毒服一九如細麻之例今更

合別論緣人氣有虛實年有老少病有新久藥有多毒以毒

更在逐事地宜量不可舉此為例但古人凡設例者皆是假令

豈可執以為定法

本草第一序例言犀角羚羊角鹿角二藥末如粉臨服內湯

中然今昔藥法中有生磨者煎取汁者且如丸藥中用蠟取

其能固護藥之氣味勢力全備以過關而作效也今若投

之蜜相和雖易為丸劑然下咽亦易散化如何得到臟中若

其間更有毒藥則便與人作病豈徒無益而又害之全非用

蠟之本意至如桂心於得更有上虛軟甲錯可削之也凡此

之類亦更加詳究

今人用麻黃皆合棗諸藥中張仲景方中皆言去上沫序例

中言先別煮二兩沸掠去其沫更益水如本數乃內餘藥不

爾令人發煩甚得用麻黃之意醫家可持此說然云所去節

令通理寸剉之寸剉之不若碎剉如豆大為佳藥味易出而

無遺力也

陶隱居云藥有宣通補洩輕重澀滑燥濕此十種今詳之惟

寒熱二種何獨見遺如寒可去熱大黃朴消之屬是也如熱可去寒附子桂之屬是也今特補此二種以盡厥旨

序例中

人之生實陰陽之氣所聚耳若不能調和陰陽之氣則害其生故實命全形篇論曰人以天地之氣生又曰天地合氣命之曰人是以陽化氣陰成形也夫遊魂為變者陽化氣也精氣為物者陰成形也陰陽氣合神在其中矣故陰陽應象大論曰天地之動靜神明為之綱紀即知神明不可以陰陽攝也易所以言陰陽不測之謂神蓋為此矣故曰神不可大用大用即竭形不可大勞大勞則斃是知精氣神人之大本不可不謹養也者養其神惜其氣以固其本世有不謹衛生之經者動皆觸犯既以犯等養生之禁須假以外術保救不可坐

以待斃也本草之經於是興焉既知保救之理不可不窮保救之事術我於是存焉二者其名雖異其理僅同欲使有知無知盡獲壽域率至安樂之鄉適是意者求其意而可矣養心之道未可忽也六欲七情之變萬化出沒不定其口不簡其義無窮而以一心對無窮之事不亦勞乎心若不明不為物所病者未之有也故明達之士遂至忘心心既忘矣則六欲七情無能為也六欲七情無能為故內事不生內事不生故外患不能入外患不能入則本草之用寔世之芻狗耳若未解其意而至是地則亦有不緣六欲七情而起急急者憂患既行則此書一日不可闕也愚何人哉必欲斯文絕人之

身志中

古隱者以謂凡飾九龍藥異者皆合於白中以作博數百過

如此恐煎未滿湯不可擣不若令刀士合研為佳又曰凡湯
酒膏中用諸石皆細擣之如粟亦可以葛布篩令調勻並以
綿裹內中其雄黃朱砂並細末如粉今詳之凡諸石雖是湯
酒中亦須稍細藥人方盡出効亦速但臨服須澄濾後再上
火不爾恐遺藥力不見効湯酒中尚度幾若在服食中豈
得更如粟也不合如此立例當在臨時應用詳酌爾又說文
吐兩字唐本注謂為高聲對非也嘉祐復符陶隱居說為
細切亦非也便云以謂自合末之意知人以知齒咀齒雖破
而不塵但便合味耳張仲景方云言吹咀其義如此

病人有既不洞曉醫藥復自行立制度如此則九死一生或醫
人未識其病或以財藝所迫立法治如此之輩醫家病家
不可不察也要在聰明賢達之工掌之則病無不濟醫無不

功世間如此之事甚多故須一一該舉以隄或然

夫入有貴賤少長病當別論病有新久虛實理當別藥蓋人
心如面各各不同惟其心不同臟腑亦異臟腑既異乃以一
藥治衆人之病其可得乎故張仲景曰又有土地高下不同
物性剛柔冷居亦異是故黃帝興四方之問岐伯舉四治之
能臨病之功宜須兩番如此則依方合藥一槩而用亦以疎
矣且如貴冑之家形樂志苦者也衣食足則形樂心慮多則
志苦岐伯曰病生於脉形樂則外實志苦則內虛故病生於
脉所養既與貧下異憂樂思慮不同當各逐其人而治之後
世醫者直委此一節閉絕不行所失甚矣昔有一醫官暑月
與貴人飲貴人曰我昨日飲食所傷今日食減醫曰可餌消
化藥作人當服十九公當減其半下嚥未久疎逐不已幾致

斃以此較之虛實相適不可不察故曰病當別論又一男子
暑月患血痢醫妄以涼藥逆制專用黃蓮阿膠木香藥治之
此藥始感便治則可今病久腸虛理不可服謂句不已幾致
委頓故曰理當別藥如是論之誠在醫之通變又須經歷則
萬無一失引此為例餘可效此

凡用藥必須擇州工所宜者則藥力具用之有據如上黨人
參川屬當歸齊州半夏華州細辛又如東壁土冬月灰半天
河水熱湯漿水之類其物至微其用至廣蓋亦有理若不推
究厥理治病徒費其功終亦不能活人聖賢之意下易盡知
然捨理何求哉

凡人少長老其氣血有盛壯衰三等故岐伯曰少火之氣壯
壯火之氣衰壯火以火生氣壯火散亂復衰不可不知也

故治法亦當分三等其少日服和餌之藥於壯老之時皆須別
處之決不可忽也世有不留心於此者往往不信遂致困危
哀哉

今人使理由湯丸倉卒之間多不効者何也是不知仲景之
意為必効藥蓋用藥之人有差殊耳如治胃痺心中痞噎氣
結胸滿脅下逆氣搶心治中湯主之入參朮乾薑甘草四物
等共一十二兩水八升者大取三升每服一升日三服以止為
度或作丸須雞子黃大皆奇効今人以一丸如楊梅詩服之
病既不去乃曰藥不神非藥之罪用藥者之罪也今引以為
例他可倣此然生高又素虛寒人當逐宜減甘草
夫高醫以畜藥為能倉卒之間防不可售者所須也若桑
寄生桑螵蛸鹿角膠天靈芝血虎膽蟾酥野駝蓬蘽空青白朮

安石石蠟之類如此者甚多不能一一遍
舉唐元滄字行冲嘗謂狄仁傑曰下之事
自資也脯腊膜膜以供滋膳參朮之桂以防疾病門下死盲
味者多矣願以小人備一藥可也仁傑笑曰公正吾藥籠中
物不可一日無也然梁公因事而言獨警言之以藥則有以見
天下萬物之中尤不可闕者也知斯道者知斯意而已
凡為醫者須言各通古今相守仁義絕馳騫能所之心專得施
救按之意如此則心識自明神物來相又何必戚戚沽名
齷齪利也如或不然則身以致美撫沽譽之慙心通華所之矜
併受戮乎

嘗讀唐方技傳有云醫要在視脉唯用一物攻之氣絕而愈
速一藥偶得化藥相制弗能專力此難愈之驗也今詳之病

有大小新久虛實之別以藥攻之若初受病小用藥
若病大多口或虛或實皆不以他藥佐使如人用硫黃皆
知此物大熱然石性燥分在空之間下咽不易使作効故智者
又必附于乾薑薑桂之類相佐使以發之將得力攻疾庶幾速
效若單用硫黃其可得乎故知許嗣宗之言未可全信賢者
當審度之

凡用藥如用刑刑不可誤誤即千人命用藥亦然一誤即便
生死亡然刑有輕重可執也然後漢議定然後書罪蓋人命
一死不可復生故須如此詳謹今醫人繞到病家便以所見
藥若高醫識病知脉藥又相當如此即應手作効或庸下
之流孟浪亂投湯劑遂便致困危如此殺人何太容易世
此事甚多良由病家不擇醫醫平日未嘗留心於醫術也可

不懼哉

序例下

婦人雖有別科然亦有不能盡聖人之法者今豪定之家
居與室之中處帷帳之內復以帛幪手臂既不能行望色之
術又不能彈切脈之巧四者有二闕焉黃帝有言曰凡治病
察其形氣色澤形氣相得謂之可治色澤以浮謂之易已形
氣相失謂之難治色天不澤謂之難已又曰診病之道觀人
勇怯骨肉皮膚能知其情以為診法若患人厥病不相應既
不得見其形醫人止據脈供藥其可得乎如此言之烏能盡
其術也此醫家之公患世不能革醫者不免盡理質問病家
見所問繁縷遂為醫者不精往往得藥不肯服似此甚多烏謂
見齊侯之色尚不信况其不得見者乎烏謂難也已

又婦人痲温已十二日診之其脈六七至而澁寸稍大尺稍
小發寒熱頰赤口乾不了了耳聾問之病後數日經水乃行
此屬少陽熱入血室也若治不對病則必死乃按其證與小
柴胡湯服之二日又與小柴胡湯加桂枝乾薑湯一日寒熱
遂已又云我臍下急痛又與抵當丸微利臍下痛痊身漸涼
和脉漸勻尚不了了乃復與小柴胡湯次日云我但胃中熱
燥口鼻乾又少與調胃承氣湯不得利次日又云心下痛又
與六陷膏丸半服利三行而次日虛煩不寧時安有所見時
復狂言雖知其尚有燥屎以其極虛不敢攻之遂與竹葉湯
去其煩熱其夜大便自通至曉兩次中有燥屎數枚而在言
虛煩盡解但咳嗽唾沫比肺虛也若不治恐乘虛而成肺痿
遂與小柴胡去人參大棗生薑加乾薑五味子湯一日效減

二日而病乘愈已上皆用張仲景方

有婦人病吐逆大小便不通煩亂四肢冷漸無脉凡一日半與大承氣湯兩劑至夜半漸得大便通脉漸生翼日乃安此關格之病極難治醫者當審謹也經曰關則吐逆格則不得小便如此亦有不得大便者有小兒病虛滑食略化大便日十餘次四肢柴瘦腹大食訖又饑此表正是大腸移熱於胃善食而瘦又謂之食併者時五六月間脉洪大按之則絕今六脉既單洪則夏之氣獨然按之絕則無胃氣也經曰夏脉洪洪多胃氣少曰病但洪無胃氣曰死夏以胃氣為本治療失於過時後不愈旬果卒

有人病久嗽肺虛生寒熱以款冬花焚三兩芽俟煙出以筆管吸其煙滿口則嗽之至倦則已凡數日之間五七作差

有人病瘥月餘日又以藥吐下之氣遂弱疾未愈愈觀其病與脉乃夏傷暑秋又傷風乃與柴胡湯一劑安後又飲食不節寒熱復作此美芻前以傷暑今以飲食不慎遂致吐逆不食脇下牽急而痛寒熱無時病名痧瘥以十棗湯一服下痰水數升明日又與理中散二錢遂愈

有人苦風痰頭痛顫掉吐逆飲食減醫以為傷冷物遂以藥溫之不愈又以丸藥下之遂厥復與金液丹後謔言吐逆顫掉不省人狂若見鬼循衣摸床手足冷脉伏此胃中有結熱故昏瞶不省人以陽氣不能布於外陰氣不持於內即顫掉而厥遂與大承氣湯至一劑乃愈方見冲景後服金鉅丸方見刪繁

有男子年六十一腳腫生疥忽食猪肉不安醫以藥利之稍

愈時出外中風汗出後頭面暴腫起紫黑色多轉耳輪上有
浮泡小瘡黃汁出乃與小續命湯中加羌活一倍服之遂愈
有人年五十四素羸多中寒近服兜絲有效少年常服生硫
黃數斤脉左上二部右下二部弦緊有力五七年來病右手
足筋急拘攣言語稍遲遂與仲景小續命湯加薏苡仁一兩
以治筋急減黃芩人參芍藥各半以避中寒杏仁只用一百
五枚後云尚覺大冷因令盡去人參芍藥黃芩三物卻加當
歸一兩半遂安令人用小續命湯者比比皆是既不能逐證
加減遂至危殆人亦不知今小續命湯世所須也故舉以為
例可不謹哉

夫八節之正氣生活人者也八節之虛邪殺人者也非正氣
則為邪非真實則為虛所謂正氣者春溫夏熱秋涼冬寒此
天之氣也若春在經絡夏在肌肉秋在皮膚冬在骨髓此人
之氣也在處為實不在處為虛故曰若以身之虛逢時之虛
邪不正之氣兩虛相感始以皮膚經絡次傳至臟腑逮於骨
髓則藥力難及矣如此則醫家治病正宜用藥抵截散補防
其深固而不可救也又嘗須保護胃氣索斯為例餘可效此



